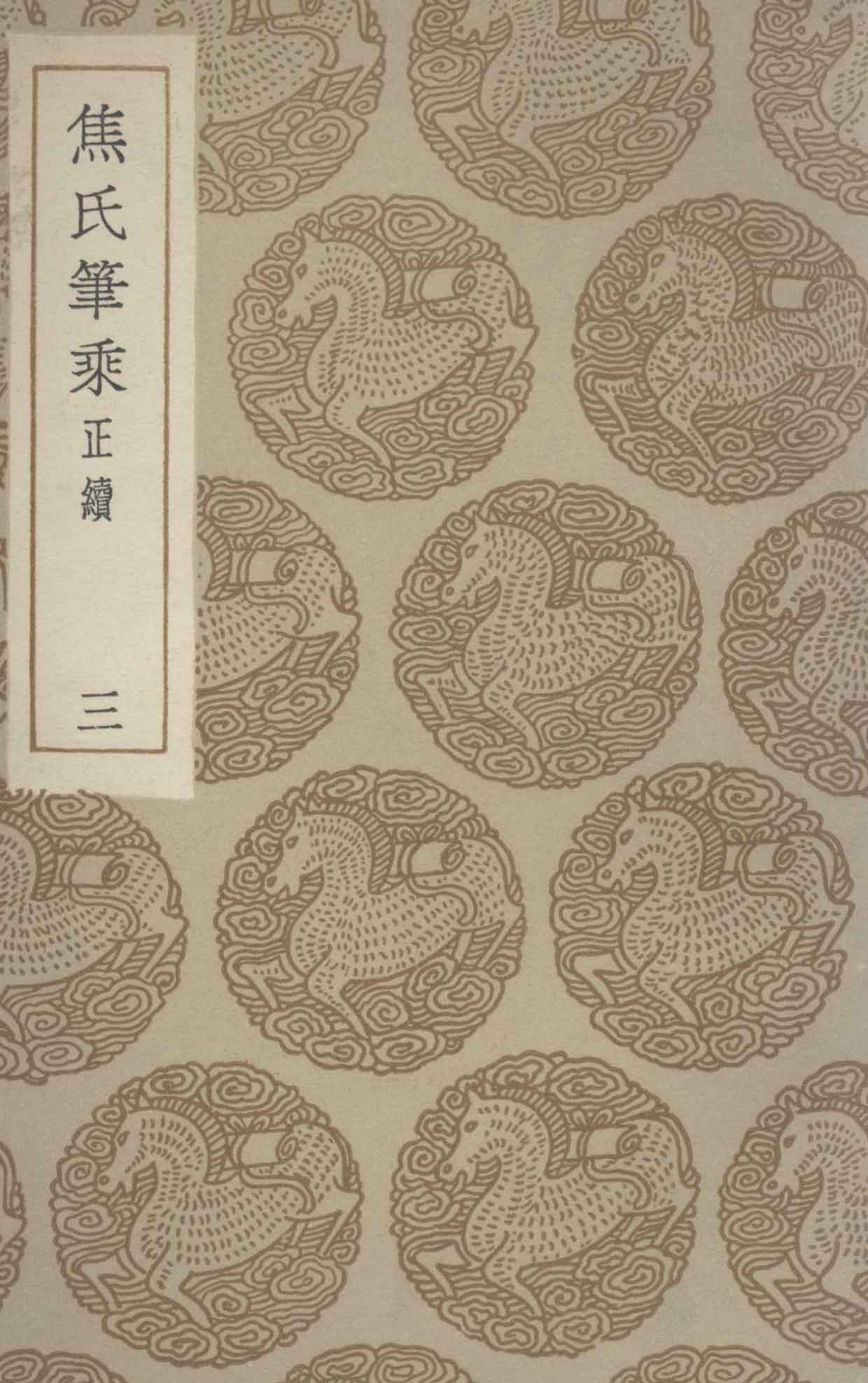


焦氏筆乘正續

三





焦氏筆乘

正續

(三)

焦竑輯

焦氏筆乘續集卷一

讀論語

孔子言默而識之。非默於口也。默於心也。默於心者。言思路斷心。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。以無情契之也。以無情契之。猶其以無言契之也。故命之曰默。夫有所學則厭。默識以爲學。學不厭矣。有所誨則倦。默識以爲誨。誨不倦矣。有非默也。故曰何有於我哉。雖然。真能默識者。卽有亦未嘗不無。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。

空空如者。孔子也。庶乎屢空者。顏子也。屢空則有不空矣。蓋其信解雖深。不無微心之起也。有微心之起。卽覺而歸於空。顏子之不遠復也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也。不善非其動於躬也。自其未兆而謀之。自其脆而破之。自其微而散之。則力少而功倍。老子曰。其未兆易謀。其脆易破。其微易散。顏氏散之於微者也。故曰其殆庶幾。

聖人君子。善人有恆者。人之品也。性之在人。不以品而異者。其恆也。性有恆。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。所謂性者。亡也。虛也。約也。性非亡。虛約所可名。而舍之無以名性。則曰亡。虛約云爾。世不知妙其亡。而實之以爲有。不知妙其虛。而增之以爲盈。不知妙其約。而炫之以爲泰。此其所以離於性也。離於性而欲以之。聖難已。雖然。彼雖離於性。而性之亡。虛約自若也。彼自不知耳。

仕與學一理也。而未達者二之。未能自得於心耳。不知仕而優卽爲學。毋離仕而求學也。學而優卽爲仕。毋離學而求仕也。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。

耿在倫先生曰。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。抑末也。本之則無。如之何。以本末爲二也。子夏言君子之道。孰先傳焉。孰後倦焉。譬諸草木。區以別矣。知本末之一也。觀草木之根杪。不當離末而求本。則君子之教人。可舍事而談理哉。然曰有始有卒。是猶二之也。二之非聖人也。聖人者無本末。無先後。無始終。如環之中。以游於無窮。

李漸菴先生曰。未悟無生。則死生在前。不能無怖。臨深履薄。有戰兢之心。皆怖也。心怖於中。斯手足無所措於外。曾子一唯之後。生死了然矣。故啓手啓足。暇豫從容。無異平日。豈以怛化爲心哉。其曰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者。無怖心也。無怖心者。無生死也。

曾皙之志。似虛而實。三子之志。似實而虛。有勇知方。足民小相。皆實用也。而不能無待。待之未至。則我之目前。皆成空闕矣。曾皙者。莫春卽可樂。不擇時也。童冠卽可與。不擇人也。浴沂風雩卽可爲。不擇地也。彼豈有所待哉。此三子之虛。不如曾皙之實也。曰。夫子云。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皙何以不對其問也。曰。此正所以對之也。蓋以謂如有知我者。執此以往耳。而以爲不對其問者。不知學術卽經綸也。不知學術卽經綸。故世之言理者。率秦以來之吏事。而聖門之作用隱矣。

孔子言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又言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不爲

酒困。何有於我哉。學也。誨人也。事父兄。公卿與。勉喪事。謹酒德也。皆聖人日用之常。因物付物之應迹耳。而其心則一無有也。古先生書云。乃至無有少法可得。是名菩提。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。何以爲默識耶。汪伯玉司馬問余曰。孔子自志學至從心。十年一進也。孔子年踰七十。亦更進於從心乎。余曰。非孔子之能進。孔子之能舍也。六十則舍知命矣。七十則舍耳順矣。孔子而未夢奠也。安知不舍從心乎。故始之所是。卒而非之。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。蒙莊旦暮遇之矣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易艮之象詞。曾子嘗稱引之。以示人也。不出其位。卽易言止其所也。人性自止。而役於思者。不知其止。或惡思之役也。又欲廢而絀之。皆妄也。易曰。艮其背。不獲其身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无咎。蓋目動於色。耳動於聲。用而常止者。惟背爲然。夫身之五臟繫於背。百骸九竅之榮衛。背爲之輸。其用大矣。而謂之止者。用而無用也。視不以目。而以背。則視而無視。視常止矣。聽不以耳。而以背。則聽而無聽。聽常止矣。所謂不獲其身也。視而無視。則視不見色。聽而無聽。則聽不聞聲。所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也。有身而不獲。多其人而不見。是當念而寂。非離念而寂也。離念而求寂。則思廢。墮體絀聰者也。謂之斷見。當念而不寂。則位離。憧憧往來者也。謂之常見。常應常淨。而泊然棲乎性宅。此則非斷非常。唯君子能之。此信果也。必之則小人。不必之則大人。故學惡夫必也。道無高堅前後也。而見爲高堅前後。老子所謂前識也。夫博文約禮。顏子之體諸我也。而我之未竭。故前識生焉。曰欲罷不能。猶有力可用。曰如有所立。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猶有象可從。未竭也。竭不竭。止不止矣。故曰惜乎未見其止。

孔子自顏子而下。意屬子貢。子貢不能領也。不知命本空空。而索之多聞多見。如貨殖者然。卽不無千慮一中。中以億也。又射覆者之方矣。

子謂子貢曰。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。然。非與。曰。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李嘉謀曰。多學之爲病者。繇不知一也。苟知其一。則仁義不相反。忠孝不相違。剛柔不相悖。曲直不相害。動靜不相亂。語默不相反。如是。則多卽一也。一卽多也。物不異道。道不異物。精亦粗。粗亦精。故曰。通於一。萬事畢。

孔子言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又言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。空空如也。其言異矣。要之知卽無知。語非冰炭。蓋知體虛元。泯絕無寄。居言思之地。非言所及處。智解之中。非解所到。故曰。正明目而視之。不可得而見也。傾耳而聽之。不可得而聞也。此非空空何以狀之。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。又謂之無聲無臭。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。羣弟子之最少者也。孔子晚年得之。了此大事。一貫之唯。口耳俱喪。豈涉生死之流歟。迨門人問之。輒舉忠恕以對。不動目前。全成正覺。所謂信手拈來。頭頭是道矣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此孔氏頓門也。欲卽是仁。非欲外更有仁。欲卽是至。非欲外更有至。當體而空。觸事成覺。非頓門而何。

孔言一貫。老言得一。學者以一爲至矣。不知實無所謂一。蓋因萬有一。萬廢一亡。子瞻衆妙堂記云。元之又元。衆妙之門。妙一而已。容有衆乎。道士笑曰。一已陋矣。何妙之有。若審妙也。雖衆可也。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。

世以出離生死之說。創於西極之化人。而實非也。孔子不云乎。曰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曰未知生。焉知死。曰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是時貝葉未播洛陽。葦航未過建業也。而語相懸合如此。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。則化人之書。亦思過半矣。問何謂原始反終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。反終則知無終矣。無始無終。而死生之念息矣。

人無善無不善。而人以爲善。以爲不善。不知其同也。既得其同。故善者擇而從之。善固善矣。不善者改之。不善者亦善矣。

吾之本性。未始有物。不知性者。弊弊焉取而爲之。愈爲愈敝。舜禹知之。立於物先。而不以物易已。終日爲未嘗爲。終日言未嘗言。方其有爲。非我之爲。故爲而不恃。及其有功。非我之功。故功成而不居。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。

意者。七情之根。情之饒。性之離也。故欲滌情歸性。必先伐其意。意亡而必固。我皆無所傳。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。曰聖人無意。則奚以應世。曰聖人應世。非意也。智也。意與智奚辨乎。曰於意而離意。意卽智矣。以智而爲智。智亦意矣。染淨非他。得喪在我。如反覆手間耳。斯爲何物。未信何繇。未信而夫子悅之。何故。此學者所當深疑也。學必始諸信。不信則不能一。故信者道之母也。夫語則一人也。默則一人也。靜則一人也。動則一人也。斯不一矣。信有真理。而不信。無理之不真。信有真淨。而不信。無垢之非淨。信有一我。而不信。六極無之而非我。信有一心。而不信。萬物無物而非心。斯不信矣。不一則不可強一。不信則不

可強信。惟知性者能之。

世之噉名者毋論矣。或惡夫名而避之。斯其噉名也。不彌甚乎。王摩詰云。聖人知身不足有也。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。知名無所著也。故曰君子去仁。惡乎成名。蓋離身而反詘其身。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。性道一耳。孰爲性。孰爲道。孰聞性道。故可得而聞。猶成二也。不可得而聞。乃真聞也。噫。世知性不可得而聞。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。知文章不可得而聞。則文章固性道也。

清者患其無容。夷齊不念舊惡。則清而容物者也。性者我之故物也。溫之而不使寒之。則新知日起。新非離於故也。性本日新。不溫則不知其新。日溫日新。而取之左右逢其原。師資之具也。故可爲人師。

孔子見南子。諾陽貨。赴公山之命。從佛肸之召。所謂入鳥不亂行。入獸不亂羣也。

王剛中曰。道無邪正。自正人視之。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。自邪人視之。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。如桑中。牆有茨。東門之枌之詩。具道閨房淫佚之事。聖人存而不削者。以其一念自正也。昔有學道者。久未有得。一日聞市倡之歌。而大悟。聽人之言。一係乎心術如此。剛中之言。非但見詩人之心思。不及於邪。亦示讀詩者之心術。當依於正耳。

禮者體也。仁不可名。而假於禮以名。如易之天則。詩之物則。皆名也。我有此禮而已。見生焉。則歧克之。所以還於禮也。顏子之不遠復也。仁以天下爲體。孰爲仁。又孰歸仁。蓋歧於己。則天下外矣。克夫己。則天下歸矣。歸卽復也。克己矣。而又言由己。何居己之爲己。無不自由。而有己者。恒失之。故克己。斯能由己也。關

尹曰。能克己。乃能成己。能勝物。乃能利物。能忘道。乃能有道。

禮無體也。有己非禮矣。視聽言動。而勿於非禮。卽爲復禮。非己克而更有禮。可復也。子瞻云。如人病眼。求醫與之光明。醫曰。我但有除翳藥。無與明藥。明如可與。還應是翳。由此言之。世之求明而得翳者。豈少也哉。

載道必以器。不重不威。謂之固。非其器也。學則不固矣。而學之自忠信始。忠信者。無心之謂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。而懸水不能溺。主忠信於客塵之中。而人僞莫能膠。君子所以造道也。

終日不違如愚。悟之以默也。退而省其私。亦足以發。發其所悟也。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。以曉人。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。如云。以身發其蘊。則不俟退省然矣。漸菴先生曰。人性本直。因而遂之。則爲剛。彼挾用剛之心者。欲而已。欲豈剛乎。學者知欲與剛之辨。可與言學矣。

孔子於知不知。曰是知也。於每事問。曰是禮也。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。世乃謂一物不知。儒者之恥。而相尋於博物。其恥尙失所如此。

晏子曰。唯禮可以爲國。是先王維名分。絕亂萌之具也。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。故欲防之以禮。三家爲尾。大不掉之臣。故欲教之以忠。

微生名畝。字高。漢古今人表。晉郭子元。皆言卽尾生者也。生以直信立標。其固甚矣。然能乞醯以通鄉鄰之窮。則亦不專於直也。故夫子善之。

無出不由戶之人。亦無不由道之人。人自不知耳。孟子言終身由之。而不知其道是也。若道可莫由。曷謂不可須臾離乎。

天下多吝與貪者。唯惡夫吝與貪也。故見予若辭者。輒相與多之。而不復論其當否。如此。則辭予常居其是。受取常處其非。而道爲有方之物矣。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。故代爲權之。令以繼富者移之。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。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。而有心如二子者。不足爲也。

禮者。心之體。本至約也。約不可驟得。故博文以求之。學而有會於文。則博不爲多。一不爲少。文卽禮。禮卽文。我卽道。道卽我。奚畔之有。故網之得魚。常在一目。而非衆目。不能成網。人之會道。常於至約。而非博學。不能成約。邵堯夫曰。孔子贊易。自伏羲。祖三皇也。序書。自堯舜。宗五帝也。刪詩。自商湯。子三王也。修春秋。自魯隱。孫五霸也。蓋六籍雖舊。而一經刊定。萬世與日月並懸。其事雖述。而功倍於作。豈虛言哉。老彭。王輔嗣。楊中立。皆以爲老聃也。三教論云。五千文容成所說。老爲尹。談述而不作。則老彭之爲老子。其說古矣。

君都而臣拂。彼吁而此俞。虞廷之和也。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犯而不校。孔門之和也。曾子在孔門爲最少。此蓋於師友散亡。而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。

禹以克儉名。然於神未嘗不盡物。於民未嘗不盡力也。倘一以儉行之。則韋布之素規。非帝王之盛節矣。非無隱也。欲隱之而不得也。非以行與也。欲不與而不能也。舉足下足。無非道場。一欬一吐。盡成法妙。此

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。學者真知行之一字。則六經爲筌蹄。千聖爲過影。釋氏之棒喝。猶屬不親。老聃之微妙。皆爲餘食矣。

問上達下達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非二物也。君子見性。故不得有。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。小人執相。故不得無。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。君子上達。故大道可受。而以小知囿之。則非不器之大道。小人下達。故小道可觀。而以大道畀之。則爲無忌憚之中庸。

父在觀其志。而善繼之矣。父沒則觀其行。而善述之。此無改於父道也。豈必終身哉。卽三年能此。亦可謂孝。甚言無改之難耳。所謂爲人子者。無以有己也。

人之於道。以憤悱而通。如之何如之何者。憤悱之象也。不如此。卽善啓發如聖人。亦無如之何矣。管子曰。思之思之。又重思之。思之不通。鬼神將通之。魏伯陽曰。千周萬徧兮。爛份份其可觀。鬼神或告人兮。魂靈忽自悟。噫。非嘗困衡於心者。惡能味其言哉。

凡學之難。難於知也。知及之。夫已豁然還於性矣。自此徹始終也。則曰仁。徹內外也。則曰莊。徹己人也。則曰禮。皆智也。一智而三言之。何居。夫子虞人之弗徹。而幾其徹之也。故丁寧之耳。

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。事君左右就養有方。無方者。左若右無不當爲也。有方者。左若右有定位也。遊必有方者。豈在親之側。養必無方。而遠遊去親。則凡逆爲之計者。當有定所歟。

夫子言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難矣哉。又言羣居終日。言不及義。好行小慧。難矣哉。一置心於無用。一用其

心於不善。同歸於難而已。

易曰。見惡人以避咎也。公山佛肸之爲人何如哉。峻拒之。未必無以召咎。故曰欲往。聊示其心之無繫。如乘桴浮海云耳。子路者。聞乘桴則喜。聞之公山則不悅。見形而不及道。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。

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。不去非道之貧賤。不去仁也。藉令其去此。何名君子乎。非君子不去仁也。仁自不可去也。終食之間。造次顛沛之際。敏者莫措其手。智者難置其思。而仁在焉。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。斯謂不去耳。於此不去。而以意爲仁。彌爲之而彌遠。日下孤燈。能無失照。

子游曰。喪致乎哀而止。致之爲言至也。止卽易之止其所。書之安汝止也。人性自止。而自昧之。唯當父母之喪。天崩地陷。死且不知。而奚他意慮之有。故致乎性之止者。莫明於此。蓋哀慟已極。而不可謂之動也。原壤登木之歌。乃反而用之。彼自以爲不動。而不知其動也。彌甚。故孔子名之曰賊。噫。斯非知性者。未易辨也。

楊敬仲曰。孔子但言憤。不言所憤者何。但言樂。不言所樂者何。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。嗚呼。至矣。子曰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令孔子而有知。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。況老其身乎。人心卽道。無體無方。其變化云爲。如水鏡之畢照。而非動也。如四時之錯行。而非爲也。世以其無不覺也。名曰心。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。以其無不通也。名曰道。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。肫肫浩浩。非思非爲。無始終。無生死。無古今。故不知老之將至。嗚呼。至矣。文王之不識不知。顏子之如愚。子思之無聲無臭。孟子之聖不可知。皆一轍耳。

心本無怒。動乃有怒。心本無過。動乃有過。顏子怒不遷而常止。過不貳而常一。旋覺旋消。不動如故。不動則心尙不有。怒與過其奚著乎。曾子曰。江漢以濯之。秋陽以暴之。皜皜乎不可尙已。此顏曾爲一道也。素以爲絢兮。言巧笑美目。素也而文在焉。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。子夏雅聞一貫之說。乃能及此。夫子曰。繪事後素。則非其心矣。故曰禮後乎。疑不可以禮爲後也。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。意卽如此。夫子夏蔽於文。夫子示之以質。乃子夏之論又超焉。安得不深喜之。曰啓予者。非發夫子之所未知。發夫子之所未言耳。

伯氏有罪。管仲奪其邑三百。而能使無怨言。非罪當其情。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。孔明令廖立垂泣。李嚴致死。得此道矣。習鑿齒曰。水至平而邪者取法。鑑至明而醜者忘怒。水鑑所以能窮物。而無怒者。以其無私也。蓋謂此也。

學之爲言覺也。覺則其習也。時時斯悅矣。不覺則其習也。勞勞斯苦矣。老子曰。絕學無憂。易曰。不習无不利。蓋無學之學。聖學也。不習之習。時習也。無悅之悅。真悅也。苟離性而爲學。刑方爲圓。以鳧企鶴。悅其一廢其百。作於此輟於彼。憂不可勝窮矣。惡乎悅。有朋自遠方來者。以先知覺後知。以先覺覺後覺也。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。朋之樂。我之樂也。但性無聖凡。根有利鈍。其有未知者。吾姑俟之。而無愠焉。要以覺之而止。此君子一體萬物之學也。天子諸侯謂之君。卿大夫謂之子。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。故曰學也者。所以學爲君也。學爲師也。楊朱學道於老聃。不可謂錄錄者矣。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。知有己而不知

有他也。知天下未始有一物。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。知靜而不知動也。則小人而已矣。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。於子夏而小人儒之。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。噫。自世亡大人之學。而小人者。遂以述於後世。論語一書。首尾必系之君子。獨無意乎。漸菴先生曰。黨者。意之所向也。仁體虛明。本無一物。奚過之有。唯意各有向。而過成焉。一塵棲心。則羣有橫生矣。糠粃迷目。則四方易位矣。甚哉。偏黨之爲累也。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。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。書曰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王道者。仁也。

老子曰。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禮。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。顧離而言之哉。世方執名義膠器數。而吾指之曰非道。冀其進而求之也。求之而有契。然後知禮外無道。道外無禮。經曲非粗。性命非精。而名義器數。舉不足以礙之矣。世儒知禮而不知和。莊列之所鄙也。故曰。彼惡知禮。意以彼知和矣。而又礙於禮。則是非真和也。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。而可長行者乎。以此爲道。亦老聃之所痛也。微獨有子而已。

子文。文子。其行卓矣。而夫子不許其仁。非忠清之未至也。以其未知也。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。夫知之則伯夷之清。柳下惠之和。皆爲聖人不知。則子文之忠。文子之清。祇爲百姓。故知之於人急也。

道不可名也。而人強名之。唐虞曰時。疇咨若時。惟時惟幾。若不在時是也。孔門曰斯。吾斯之未能信。斯焉取斯是也。然信之在我。非恃道而豐。成之在人。非望道而歉。各自足而已。

舜之治天下。其爲夥矣。然謂之無爲而治者。爲而未嘗爲也。管子曰。其應非所設也。其動非所取也。此言

因也。因也者，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。感而後應，非所設也。緣理而動，非所取也。呂氏春秋曰：因者，君術也。爲者，臣道也。爲則擾矣，因則靜矣。因冬爲寒，因夏爲暑，君奚事哉？故曰：君道無知無爲，而賢於有知有爲。皆善談無爲者也。豈古之遺言，二子得而聞之故耶？

曾子三省，自問心之詞。人心雖靈，而苦不自覺，故常提撕之云爾。或曰：聞道者無所事省，曾子之三省，殆未聞一貫時歟？曰：曾子而知一貫也，雖萬亦一也。三奚病焉？不然，卽內守幽閒，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。非真一也。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，則道果塊然無知者乎？異日夫子示曾子曰：道者，所以明德也。德者，所以尊道也。道非德不尊，德非道不明。又曰：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，德雖得之，君子不貴也。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修者，皆孔曾之弃也。

孔子曰：主忠信。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人人有此忠信，而不自知其爲主，人人有此忠恕，而不知其卽爲道，舍無妄而更求，是自成妄也。故曰：無妄之往，何之矣？夫門人疑一貫之說，如繫風捕影之難，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，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，誰乎？楊敬仲曰：夜半爨火滅，饑者索食，對燈而坐，不知燭之卽火也，則終於饑而已。忠恕之論，燭喻也。

人施詐不信於我，常情必億逆應之，而億逆每忒。夫不億不逆，而亦能先覺，此人心自有之明，不必聖人也。而人率以意失之，惜哉！蓋此心之覺，自神自明，不慮而知，不學而能，吾能不以億逆亂之，斯賢於人耳。非賢其覺也，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。

余語傅廷尉曰。人檢括其身。不令多過。如欲爲司馬溫公。徐仲車之流。則可矣。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。則未也。傅曰。孔子不言居處恭。執事敬乎。余曰。孔子於樊遲。非惡其不恭。而誨之恭也。以其不知仁。而因事以覺之也。蓋不知恭卽仁。則有恭有不恭。知恭卽仁。則無之而不恭。所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不可棄者。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。

味道者務多。知道者棄多。忘道者不厭多。何者。知多之不爲礙也。然此非太宰所及也。彼以夫子多能。輒疑其非聖。亦知用心於約矣。故曰太宰知我乎。知多能以少賤之故。則以多求道。非其路也。其統之有宗。其會之有元。何多之有。乃達巷黨人曰。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則異此矣。故充太宰之見。則一塵可以蔽天。一芥可以覆地也。況於多乎。充黨人之見。則游之乎羣。數之塗而非數也。投之乎百爲之會。而非爲也。無成名者。乃其所以大成也歟。夫太宰得於一。而以疑夫子之多。黨人得於多。而不以妨夫子之一。合二說而聖人之道。愈以發明於天下。則二子者。皆非凡流也已。

不由徑。不私謁。細事也。而以概滅明之平生。子游之知人。蓋有道矣。漢人云。捷徑邪至。吾不忍以投足。干進苟容。吾不忍以脅肩。語本諸此。史傳滅明狀貌惡。欲事孔子。孔子以爲材薄。旣以受業。退而修行。名施乎諸侯。子游所舉二事。其修行之占與。

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王汝中曰。過者。無心之失也。安於過而不改。則謂之故。書曰。宥過無大。刑故無小。此其辨也。過可以善補。而復有心之故。則必革之。而後復於善。易曰。復。剛反也。革。去故也。夫鼎之實。雉膏。以

其空也。有物塞之則否。必顛以出其否。而復歸於空。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。

春秋之時。有以堅白鳴者。此硜硜自好者也。孔子無可無不可。豈爲之哉。夫有堅必有磷。今不曰堅矣。我無以受磨而奚磷。有白必有淄。今不曰白矣。我無以受涅而奚淄。蓋聖人無成心。要以有濟而已。若抱堅白之空名。而一無裨補。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。匏瓜星名。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。匏瓜本可食。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。如詩言維南有箕。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者也。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。

蔡邕正交論云。子夏之門人。問交於子張。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。然則以交誨也。商也寬。故教之以距人。師也褊。故教之以容衆。各從其行而矯之。至於仲尼之正教。則汎愛衆而親仁。

顏子之學。求之屢空。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。子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欲其自反也。乃曰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其知識多寡之較。猶然瞶瞶耳。故夫子曰。弗如也。言其真不如顏子。非許之也。陸子靜曾論此。有門人曰。爲是尙嫌少在。味其言。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。我有一端之學。而人與我異。此異端也。今懵不知學。而指他人爲異端。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。善乎。王汝止之言曰。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。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。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。姑無急異端之攻也。

疏水曲肱。簞瓢陋巷。孔顏之陋窮。抑已甚矣。一則曰樂在其中。一則曰不改其樂。此豈勉強以斬勝之哉。勉強不可以言樂。勉強不可以持久。則孔顏之爲樂。必有以也。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。非求之孔